

《經典釋文》音切研究



沈建民 著

中華書局

《經典釋文》音切研究

沈建民 著

中華書局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《經典釋文》音切研究/沈建民著. —北京:中華書局,
2007.6

ISBN 978 - 7 - 101 - 05625 - 9

I . 經… II . 沈… III . 經典釋文 - 研究 IV . H131.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045959 號

責任編輯:徐真真

《經典釋文》音切研究

沈建民 著

*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(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zhbc@zhbc.com.cn

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 × 1168 毫米 1/32 · 7¼ 印張 · 2 插頁 · 120 千字

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:1 - 2000 冊 定價:18.00 元

ISBN 978 - 7 - 101 - 05625 - 9

目 錄

第一章 緒論	1
一 《經典釋文》概述	1
二 前人的研究	4
三 本書的研究方法	7
第二章 《經典釋文》音切的性質和內容	10
一 《釋文》音切的性質	10
二 《釋文》音切的内容	12
第三章 《經典釋文》首音的分析	15
第一節 首音的性質	15
第二節 首音的分析方法	18
第三節 首音的聲類	22
一 聲類表	22
二 聲類的討論	30
1 輕重唇的分化	30
2 端知組的分化	34
3 匣于相混的問題	43
4 船禪相混的問題	51
5 從邪相混的問題	58
第四節 首音的韻類	62

一	東三和尤韻明母是否歸一等	63
二	齊韻開口無三等字	66
三	庚三、清韻系的相混	67
四	之脂支三韻相混的問題	68
五	重紐問題	77
六	韻類表	88
第四章	《經典釋文》異讀的分析	103
第一節	異讀概說	104
一	異讀的起源	104
二	《釋文》異讀的性質	111
三	《釋文》異讀範圍的確定和異讀的分類	114
四	異讀的分析方法	117
第二節	《釋文》異讀的聲類分析	119
一	唇音聲母	121
二	舌音聲母	124
三	章組聲母	132
四	精莊組聲母	138
五	牙喉音聲母	143
第三節	《釋文》異讀的韻類分析	149
一	反映歷史音變的異讀	149
二	陰陽入三種韻尾之間的異讀	156
三	一、二、四等韻與三等韻之間的異讀	170
第四節	《釋文》異讀的調類分析	180
一	從去聲異讀看中古漢語去聲的來源	181

二 中古的去聲在上古應分爲兩類	184
第五章 《經典釋文》異讀所反映的一些形態現象	193
第一節 異讀區分自動和使動	194
一 前綴 * s-表示使動	194
二 清濁交替表使動和自動	197
三 去聲異讀表使動	199
第二節 異讀表示詞性轉化	202
第三節 異讀派生新詞	204
第六章 餘論	207
一 從《釋文》首音看《切韻》的性質	207
二 從《釋文》異讀看諧聲、假借現象	208
三 異讀與形態的關係	210
參考文獻	213
後 記	223

第一章 緒 論

一 《經典釋文》概述

《經典釋文》(以下簡稱爲《釋文》)三十卷,唐代陸德明撰。陸德明,新舊唐書儒學傳都有傳,名元朗,德明爲其字,蘇州吳(今江蘇吳縣)人。生於梁元帝承聖年間(約 552 年),卒于唐貞觀年間(約 630 年)。歷仕陳、隋,以文學知名。在陳曾任始興王國左常侍,遷國子助教。入隋,擢爲秘書學士,後亦授國子助教。唐初辟爲秦王府文學館學士,貞觀初,拜國子博士,封吳縣男。陸德明除《釋文》外,還著有《老子疏》15 卷、《易疏》20 卷。一般認爲《釋文》作于南朝陳後主至德元年(583 年),並且在隋滅陳(589 年)以前已經完成(吳承仕 1933^①、黃焯 1981)。最近也有學者提出,大約到公元 621 年前,《釋文》才最終完成(孫玉文 1998)。王弘治則推斷“《經典釋文》成書年代應爲隋大業三年以後唐建國以前”(王弘治 2004)。我們認爲王弘治的說法比較可靠。

《釋文》主要是爲儒家經典注音釋義的。全書三十卷中,除

^①本書行文中所引各家觀點及論著文獻,均用簡稱。所依據的具體版本信息,請參見書後“參考文獻”。

《序錄》一卷外，計有《周易》一卷，《古文尚書》二卷，《毛詩》三卷，《周禮》二卷，《儀禮》一卷，《禮記》四卷，《春秋左氏》六卷，《公羊》一卷，《穀梁》一卷，《孝經》一卷，《論語》一卷，《老子》一卷，《莊子》三卷，《爾雅》二卷。《釋文》除了對以上十四種先秦古書的原文作了注釋，也給注文加注音義。在《序錄》中，陸氏對其書的編排條例作了說明，各書先標明篇章，然後摘取字詞，標明音義，遇到必須分別的才錄全句。惟有《孝經》是當時“童蒙始學”之書，《老子》則“眾本多乖”，所以這兩卷是“特紀全句”的。

《釋文》一般都歸入傳統的音義書一類，如方孝岳（1979）、《中國大百科全書·語言文字卷》“經典釋文”條、黃坤堯（1997；7）等。周祖謨先生認為音義書是“專指解釋字的讀音和意義的書。古人為通讀某一部書而摘舉其中的單字或單詞而注出其讀音和字義，這是中國古書中特有的一種體制。根據記載，漢魏之際就有了這種書。……這種書在傳統‘小學’著作中獨成一類，與字書、韻書、訓詁書體例不同，所以一般稱為‘音義書’，或稱‘書音’”（《中國大百科全書·語言文字卷》）。黃坤堯先生的《音義綜論》一文對音義書的產生和發展以及音義的性質和特點作過詳細討論（黃坤堯 1997；1—24）。他說：“音義之學，以標注讀音為主。或注出罕見難識之字，審定音切；或考鏡語音的源流變化，指出古今方言、眾家師說不同的讀音；此外，注音在於明義，必須揭示句意，分析句讀，辨明假借改讀，審定版本異文等；然而更重要的，當時學者往往借注音建立嚴密的異讀系統，雖然複音詞在語言中日漸盛行，但還得利用不同的讀音處理傳統文獻中單音詞的語義區別，音義不同，使人聽起來不相混淆，這是文字發展落後於語言的時候權宜應變的手段，而異讀系統也使我們認識到古人的語法觀念及語義結構。”（黃坤堯 1997；15）可

見,《釋文》作為音義書,其主要價值也在其音注方面,特別是其大量的異讀。

《釋文》寫作的年代與《切韻》差不多同時,又是陸德明獨立完成的,所以可以跟《切韻》互為參照,作為研究中古音系的重要材料。《釋文》在對經典的注釋中,廣泛採擷了前人的音注和釋義,涉及漢魏六朝時期 230 餘家的音注材料,保存了大量唐以前傳注家對經典文字的音義材料。這些音注材料很多今已失傳,我們不僅可以通過《釋文》來了解《切韻》以前的語音情況,而且對上古音向中古音的轉變分合之軌跡的研究也有重要意義。《釋文》中還有大量異讀,分析整理這些異讀,有助於了解異讀之間的語音關係和異讀的作用。此外,《釋文》在文字學、訓詁學、古漢語語法、文獻學等方面的研究價值也值得注意(參見余行達 1982)。

《釋文》的音注方法以反切為主,但也有大量的直音,此外就是以“如字”音來表示與其他讀法的區別。也有一些地方用了“附近之近”、“拯救之拯”或“讀曰”等其他注音方法。例如在《左傳音義》的六卷中,去除完全相同的,共有音注 3988 條^①。其中出現在首音中的音注情況如下:

音注分類	反切	直音	如字	其他	音注小計
出現條數	2884	875	193	36	3988
所佔比例	72.32%	21.94%	4.84%	0.9%	100%

^①在統計數字時,我們不計算重複出現的例子,把完全相同的音注只當作一條計。如“爲”字在《左傳》中作“于僞反”的共有 287 次,我們只作 1 條計。作“如字”的有 12 次,也只算作 1 條。加起來“爲”字的反切算 2 條。

萬獻初(2004;32)統計的方法與我們稍有不同,他把完全相同的音切也計算在內。這樣共得《釋文》實注音切 70803 次,但統計結果與我們的統計相近。他得到的各類音注的情況如下:

音切類目	音	反切	如字	某某之某	其他	實音切小計
標注次數	18671	48238	3035	621	238	70803
所占比例	26.4%	68.1%	4.3%	0.9%	0.3%	100%

二 前人的研究

清代學者對《釋文》的研究主要是在文字的校正。如盧文弨、顧廣圻、阮元等人都作過校勘。此後吳承仕、趙少咸^①、羅常培^②等先生都整理研究過《釋文》,可惜都未能最終完稿。黃焯先生有《經典釋文彙校》,以通志堂經解本《經典釋文》為底本,與北圖所藏宋刻本對勘,旁及唐石經、寫本及清儒、今人之校,可謂集歷代異本校語之大成。其後黃坤堯先生的《經典釋文補校》^③在黃焯所校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校正。此書依據作者與鄧仕梁合編之《經典釋文索引》^④,多出內校,對《釋文》前後抵牾矛盾之處,酌加彌定。並參考宋刻、盧刻、四部叢刊影宋刻諸經

①據余行達、易雲秋云:趙少咸有《經典釋文集說附箋》一稿,約三百萬字,訂為三十本,經十年浩劫僅殘存八本。參見趙少咸《廣韻疏證序例》一文附注,載《南京大學學報》1987年第3期。

②參見《經典釋文中徐邈音辨》一文注,原文載《羅常培紀念文集》,商務印書館1984年。

③收入黃坤堯、鄧仕梁(1988)。

④同注③。

所附《釋文》音義、敦煌唐寫本諸經音義殘卷，日本京都大學影唐寫本《禮記音義》殘卷等，寫成此篇。其中尤注意反切用字，取徑與黃焯彙校略異。

由於《釋文》寫作的年代跟《切韻》接近，又是陸德明獨立完成，可以同《切韻》相比較，因此是研究中古音系的重要材料。這方面的研究首先集中在對《釋文》音切性質的討論上。林燾（1962）、黃焯（1981）、邵榮芬（1982）、趙振鐸（1994）、蔣希文（1989）等先生都對此問題作過討論，大多數學者都認為《釋文》的首音反映了當時的標準音，但可能帶有南方音的色彩。只有高本漢在其《漢文典》的導言中說《釋文》和《切韻》一樣，都依據於隋代和唐初的長安方言。

其次是對《釋文》的音切作分析歸納，整理其音系，並與《切韻》音系作比較。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王力（1982）和邵榮芬（1992）二位先生。王力先生有《經典釋文反切考》一文，從聲母、韻部和聲調三方面對《釋文》反切作了分析。王力先生的《漢語語音史》一書，其中的隋唐音系部分也是以《釋文》的反切為依據的。但王先生的考證未將《釋文》中的首音與又音分開，所得結果不一定能反映陸德明本人或當時的音系。邵榮芬先生（1982、1989、1991b）的系列論文對《釋文》的標準音、重音音切和反切用字等問題作了研究，此後《經典釋文音系》（邵榮芬 1992）一書對《釋文》的音系作了非常詳細而深入的分析考證，並構擬了音值。不過邵先生的考證主要是針對《釋文》的首音音切的，對《釋文》的又音音切未作全面的探討。

此外，有不少學者對《釋文》所收各家音切音系作過整理和分析。如日本學者坂井健一先生（1975）對《釋文》所引各家音義作了考證。蔣希文先生（1984、1994）對徐邈音切的研究。趙

克剛先生(1989)對鄭玄音聲類的研究。范新幹(1998,2002)、盤曉愚(1998)對劉昌宗的音切的分析研究。簡啟賢(1990、1998)對郭璞音、呂枕音的研究等。

2004年,商務印書館出版了萬獻初的《〈經典釋文〉音切類目研究》一書,對《釋文》的各項音切類目作了窮盡性的統計,詳細分析了各類音切術語的分佈、特點和性質,是目前研究《釋文》音切術語最爲詳到的著作,爲我們進一步研究《釋文》音切的性質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資料。但受該書的研究目的所限,萬氏並沒有對《釋文》的語音系統作深入研究,也沒有對釋文的異讀作分析。

《釋文》在爲經典作注時收有大量異文。《釋文·條例》曰:“余既撰音,須定紕繆。若兩本俱用,二理兼通,今並出之,以明同異。其涇渭相亂,朱紫可分,亦悉書之,隨加刊正。復有他經別本,詞反義乖,而又存之者,示博異聞耳。”這說明收錄經典異文也是《釋文》編撰的一個目的。林燾和陸志韋先生(1950)收錄了《釋文》的7950條異文,將它們分爲七類:(一)正文與異文得聲聲首相同者。(二)正文與異文在古音屬於同一韻部者。(三)正文與異文音相似,然於音韻沿革上明知其爲後起者。(四)正文與異文同字而其一爲變體者。(五)正文與異文偶然形誤者。(六)正文與異文意義相關因而涉誤者。(七)正文與異文之關係無從解釋者。二位先生還分別對各類異文的情況作了解釋。

《釋文》中的大量異讀是研究漢魏六朝音變的重要材料。林燾和陸志韋先生(1950)在對《釋文》的異文作分析時,涉及到了異文在語音上的關係。其中“同部異文表”一節,依江有誥二十一部次第排列《釋文》所見古音同部異文,從中可以看出異文中

的聲韻通轉關係。但此文主要從異文角度來探討聲韻關係，並沒有涉及異讀。據我們了解，目前就《釋文》的異讀問題作過專門研究的只有黃坤堯先生。其《經典釋文動詞異讀新探》（黃坤堯 1992）一書將《釋文》的動詞異讀分為十三類，共分析了 57 個字，另有辯證 18 個字，引用了 396 個例句以為說明，對動詞異讀作了深入而詳細的研究。此書第二章為“前人研究異讀的檢討”，對古代和當代的異讀研究作了綜述和評價。古代部分述評了從陸德明的《釋文·序錄》到晚清劉師培的《中國文學教科書·論一字數音》等前代學者對異讀的研究，當代部分對高本漢、周祖謨、嚴學窘、王力、Downer、周法高、張正男、吳傑儒等學者的異讀研究作了述評。但此書主要是對與意義和語法有關的異讀所作的研究，而與語音本身有關的異讀則未作探討。此後其《音義闡微》（黃坤堯 1997）一書還對《釋文》中的如字音、虛詞異讀以及一些具體字的讀音作了探討。

三 本書的研究方法

《釋文》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，但作為一種音義書，我們認為其主要價值正在其音切方面，所以本書也主要從音切方面來討論《釋文》。音義書的一個特點是以音明義，也就是通過不同的讀音來表示不同的意義。因此，異讀在《釋文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；而在《釋文》研究中異讀又是一個薄弱環節，本書將把研究的重點放在《釋文》的異讀上。本書主要分三部分，第一部分討論《釋文》首音的音切。第二部分討論《釋文》的異讀（又音的音切），主要探討異讀之間在語音上有什麼聯繫，並據以推測這種聯繫可能與何種語音變化有關。第三部分討論異讀所反映的形態現象。

要了解《釋文》的異讀，首先必須對陸德明本人的音系要有一個了解。而《釋文》中的首音基本上反映了陸氏本人的音系，或者說反映了陸氏心目中的標準音。王力和邵榮芬兩位先生已對陸氏的音系作了研究。本書在他們的基礎上對一些有爭議的問題作了進一步探討。我們認為在對歷史上的語音現象作分析時，不能簡單地採用音位分析法。因為有些音位變體在語音演變過程中，或者有不同的來源，或者有不同的發展方向。對這些現象作深入的分析，應是歷史語音學的任務。所以，我們在對《釋文》音系作分析時，對一些可能涉及語音變化的音位變體作了較多的探討。

異讀是如何產生的，異讀產生于何時，本書首先對這些基本問題作了初步探討。異讀雖然不是一種單純的語音現象，但異讀之間在語音上顯然具有某種聯繫。前人對異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因異讀而形成的語義語法的變化，但對異讀本身在語音上有些什麼關係，哪些音之間可以發生異讀，哪些音不能發生異讀等問題注意得不夠。本書從異讀在語音上的表現入手來分析異讀之間的關係，這對進一步了解異讀現象及其作用是必要的。

我們認為漢語中的異讀，有不少是形態變化的一種手段，搞清楚異讀與形態之間的關係，對深入了解異讀無疑具有重要意義。已有不少學者對上古漢語的形態現象作過研究，本書從異讀的角度對異讀與形態的關係問題作了初步探討。

《釋文》現存有清代徐乾學《通志堂經解》刻本（有中華書局影印本）和盧文弨抱經堂刻本。國家圖書館所藏宋元兩朝遞修本為現存最早刻本。此外，據虞萬里先生（1994）考證，《釋文》有過不少單刊單行本，與三十卷之合刻本似有不同。黃焯先生（1982）則認為《釋文》原書中只釋字形字義而不標音的，後代的

刻本都刪去了,而音、義兼載的,往往也是保存注音刪去字義。由於本文主要目的是討論《釋文》的音切,一般不涉及字義,所以對版本問題不做深究。本書所引用的《釋文》主要根據黃坤堯、鄧仕梁的《新校索引經典釋文》,學海出版社(臺北)1988年版。

第二章 《經典釋文》音切的性質和內容

一 《釋文》音切的性質

關於《經典釋文》音切的性質，已有不少學者作過探討。我們認為方孝岳先生的論述極為透徹，他說：“謂韻書取材於書音者，乃就其大略而言。實則二者性質迥然不同。書音者訓詁學，韻書者音韻學。韻書所以備日常語言之用，書音則臨文誦讀，各有專門。師說不同，則音讀隨之而異。往往字形爲此而音讀爲彼，其中有關古今對應或假借異文、經師讀破等等，就字論音有非當時一般習慣所具有者，皆韻書所不收也。所謂漢師音讀不見韻書者多，往往即爲此種，而此種實皆訓詁之資料，而非專門辨析音韻之資料。”^①這段話明確指出了《釋文》音切的性質與《切韻》是不同的：陸德明的旨趣在乎以音注來明訓詁，其音注中既涉及到假借、異文等文字問題，也涉及方言異讀、古今音變等語音問題，還涉及經師破讀等語義或語法問題。蔣希文先生（1989）也認為“《切韻》是審音的書，它討論南北是非，古今通塞，有一定的審音標準。《經典釋文》和《切韻》不同，《經典釋

^①見方孝岳（1979）。

文》主要興趣在於明訓詁，破通假，遵師說，存異文，是一部有關於訓詁方面的書。”黃坤堯先生（1992；3）則指出：“《釋文》主要是描述一種讀書音的系統，專門針對古書的注釋；目的似不在表達一套完整的音系。例如陸氏常用‘如字’來代替了標準音，而不將這個‘如字’的反切或直音正確地寫出來；此外又多用‘附近之近’、‘間廁之間’、‘牧養之牧’……等詞彙的形式來反映讀音。不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陸德明常為一些最淺顯、最常見的字注音，如‘上’、‘下’、‘遠’、‘近’、‘好’、‘惡’、‘見’、‘爲’等，動輒出現三數百次以上，用意在提醒讀者這些都是兩讀的字，不可隨便讀作‘如字’，以免曲解文意，貽笑大方。”可見，《釋文》音切並不是為初學識字者或規定標準音而注的。《釋文》的旨趣決定了其作者主要是通過存異讀來明訓詁的。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認為：凡《釋文》有音切的字，除少數生僻字外，大多數都是有異讀的。這是我們研究《釋文》應注意的問題，也是本書研究《釋文》主要探討其異讀的原因。

當然，儘管《釋文》的旨趣在於明訓詁、破假借、存異讀，但這並不等於其注音就沒有一個標準。許多先生已經指出，陸德明標之於首的音即是其心目中所認同的標準音。至於這個標準音到底是以什麼為基礎的，目前學術界還有不同的看法。王力先生（1982）認為可能是長安音。但大多數學者認為是以金陵音為基礎的。林燾先生（1962）認為陸德明的注音標準是先今後古，舍北取南，可能是當時受到北音很大影響的“金陵音”。邵榮芬先生（1992）也“肯定陸氏反切音系是當時南方的標準音系，也就是當時的金陵音系”，並稱之為“南切韻”。蔣希文先生（1989）認為《釋文》音切所代表的大致是南朝經師讀經的音。我們傾向於蔣希文先生的觀點，理由將在後文敘述。